

创作谈:

我们之间

□ 迟顿

说来很惭愧,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不称职的父亲。觉得儿子荒废学业,过早步入社会,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事情就是这样,谁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一如他,还在年幼,就不得不接受一个单亲家庭带给他的烦恼与无助。

正是这样的境况,我的儿子很小就学会洗衣做饭,就知道疼惜奶奶和他的爸爸。但同时,很早就在自己的小小心灵埋下忧郁的种子。以至于当别的孩子撒娇淘气,享受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时,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发呆,悄悄地收纳自己的心事。

有时候,我想,如果他不是生在这样的家庭,如果我不是一个忙于工作的父亲,他就一定不会因为疏于照顾而学无所成。但生活容不得假设。唯一的希望就是他能有一技之长,将来免受奔波之苦。所以,当他职中毕业,就在朋友的介绍下,将他送到了太原郊区的一个汽车修理行做起了学徒工,那时他十八岁。

知子莫若父……

对于这份枯燥乏味的工作,虽然表面不说,但我知道他心有不甘。甚至有些彷徨和动摇。所以隔三差五,我就会问一下他的近况,给他一些信心和建议。我还希望他在工作之余,培养一下自己的爱好。比如音乐,绘画……我觉得哪怕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也应该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更丰富一些,那样才不至于活得苍白无趣。事实上,我更希望他通过这些,缓解自己的压力和孤独。但是,当他学不会吉他时,我的心确实扎了一

下。眼前立刻就浮现出一个男孩子在深夜的灯光下,在床头,抱着吉他,却弹不出一首曲子的画面。耳边就立刻好似乱音缠绕,陷入像他一样不识音符的窘境。那天晚上,我跟他讲了两个人的故事:一位是77岁开始学画,80岁开个展的美国原始派画家摩西奶奶;另一位是日本的国民诗人谷川俊太郎。我想告诉他一个道理——“没有太晚的开始,只有过早的放弃”。那天晚上,我感觉自己喋喋不休,仿佛是一个博学的老夫子,在对自己的孩子言传身教,却忘了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才疏学浅的矿工,忘了父爱不止是教他如何成长,还应有关心、鼓励,和一个偶尔摸摸他的动作。那天晚上,我失眠了。遂很快写下这首《他,是我儿子》。我知道,用不了多久,他将会比现在更成熟,更有主见,而我们之间,将很快变成两个男人之间的平等交流。

那天晚上,我感觉自己一下就老了……

他,是我儿子 迟顿

在城市郊区。一家汽车维修部阁楼

有个夜班的学徒工小男孩

来自农村。瘦弱,但目光清澈

像一只刚刚学会捕食的雏鸟

守在自己搭起的新巢

他和我视频。说,学不会吉他

听起来,就像说适应不了孤独一样

令人心疼

而说他可以吧整个发动机

拆散再装回去,又好像在说他可以

随时维修这个世界

整整半个小时

我一边用摩西奶奶的故事

整理他凌乱的弦音

一边用谷川俊太郎的经历

向他递去砺志的扳手

却忘记了用布满茧子的手

隔空摸摸他的头

忘记了自己,不仅是个矿工

还是一个不善聊天的父亲

无论何时,皆始于当下,过完今日,方有明日,却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春回花还来,有的人未必能够回来,梁上燕,岁岁长相见,有的人最后一面,却是兴尽悲来的分别。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出现,挽留不了一个人的离开,真就人事难料,天命难违,世间的一切意外,似乎早有注定。久而久之,不期而遇的惊喜,突如其来的离别,都会淡然接受。

若愚的大时代里,文人们闪烁智慧的小火花,数不清的鲜花与浪漫,失散于时代的流水里。前尘往事,如一层茶垢,浆在眼前,由不得时作例证,却是兴尽悲来。生命中多少珍贵片刻,源自微不足道的小事,或多或少,每个人都有讳莫如深却至老不泯的情感,时光逝,存在过的一切,都会消失。有过曾经,已然足够,你成为别人的故事时,我已不再是那个讲故事的人。看来还是幼时好,天黑睡觉,一觉天亮,没有辗转反侧之思,也没有潜然流下的泪,枕头里没

潮头随笔

我们摘棉花
妈妈在最前面
姐姐跟在妈妈身后
我落在最后面

天就要凉了
我们要把温暖的棉花摘回家
大雁在头顶上盘旋
妈妈像一只领头雁
我们排成一列
像一个小写的1字

我们是一家人
天凉了
我们要把温暖领回家,我们把一朵一朵的棉花摘下来
装进兜兜
最后再装进麻袋
带回家

每次都是
妈妈带回来的温暖最多
我带回来的最少
我像一只低飞的小雁
紧紧跟着她们

剥玉米

我们剥玉米
一家人围着筐箩
剥玉米

文人们闪烁着智慧的小火花

□ 介子平

有心酸的泪与发霉的梦,故不必晾晒。无所事事,才是应有尽有的童年,“所有的大人曾经都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

不求头高人一尺,但当下多走的每一步,都在拉开与别人的间隔,这便是今日与明日的距离。差别没有优劣之分,距离则有远近之别。天赋异禀者,寥若晨星,多数人一个人撑伞躲雨,孤单地翻山越岭。万事皆有可能,无需接受外在的定义,哪怕是自己怎样认为。遇到问题,总想着回避,懒惰既久,稍作努力,便以为是拼命。能克己,方能成己,所谓不拔之志,就是一次次咽下委屈的包容迁就,运气不佳是命细,灰头土脸乃自弃。

少年踌躇,仗剑天涯,出门却是劈头盖脸的冷眼冷言,即便仰天大笑的李白,也谄媚过炙手可热的杨贵妃,“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听上去有一种永不

履足的过分。审美需求与生存需求,毕竟不同,能生存,才有远景,有远景,才有情怀,没有人能穷尽诗意,经典文本包含有再生的可能,不断追问的可能。文学趣味中,除却超世之才以及独特的艺术感受力,更多源自所处的教育背景与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场域氛围。凡人敬佛,皆敬其法力,而无敬凡人之慈悲者。利中取大,害中取小,从来不是看一个人品行,而是看此人与自己的关系。见过的人越多,越知道想待在什么人身边,去过的地方越多,越知道该回到什么地方,故曰信息海中学会判断,较之得到信息更为重要。

躲开唾沫四溅的纷争,不再拆穿色彩饱和的假象,学会习惯性点赞,成熟文人的生存一技,不过尔尔。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受青眼者,满仙李白算第一人。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荣乐止乎其身,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在深冬的傍晚
血汗已经干枯
变成沉重的褐色

第二天
敲击了一夜窗户的风雪
停下来,积雪
沉沉压在帘子的底部
覆盖了窗台

光芒

又是一个黄昏
在挂了一盏灯泡的庭院里
围坐在一张桌子旁
我们在吃一盘烤土豆和稀饭

天越来越暗
灯泡发出的光
只比萤火虫亮一点点
但它因此而骄傲

我们好像对生活充满把握
好像时间永远不会流逝
我们为拥有一盘土豆
而心满意足

月亮就在高高的树丫上
我们偶尔也会抬头望望它。
屋后
水塘里的水,发出淡淡的腐败
的味道
低着头,我们也会被水流动
的声音吸引

野刺玫

比人工种植的
阳光、直爽、朴素

祁县有一条荒弃的百里古道——茶马古道。几百年前,在敢为天下先的山西商人脚下,这条商道从无道走成了古道,古道之上,一辈辈的山西商人们通过这条路进行商品贸易,创造出富可敌国的财富,成就了山西“晋商”这个响亮的品牌。

祁县这条茶马古道上,有一个穿古道而过的村庄,那就是“官道庄”,也就是现在的祁县东观镇加乐村。加乐村历史上曾属于太谷县管辖,1956年4月,行政区划归属祁县。据《太谷晋商史料》上记载,加乐原名叫嘉乐,因该村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故名嘉乐村,表达喜庆欢乐之意。相传,有一年嘉靖皇帝来山西视察,当地官府怕嘉靖皇帝看到使用皇号“嘉”字悖罪,就把嘉乐改为谐音加乐。至今一些人还写为嘉乐村。历史上这里主要有杜、程、刘、朱、曹、吕、匡、薛姓为主。如今以杜、程、曹姓为主。

古官道把官道庄一分为二,成为东西两个自然小村庄。多年来,村里人习惯把官道庄称为东庄和西庄。该官道是太原府通往潞安府乃至中原的必由之路。东庄以程姓为主,西庄以杜姓曹姓为主。现在,东庄叫加乐庄,西庄称聚理庄,两村统称为加乐村。说起聚理庄还得从加乐村程家与杜家说起。

加乐村先有的杜家,还是先有的程家,也无确切资料可查。据年龄大的当地人介绍,杜家先于程家。理由是先有的官道庄,而官道庄是以杜姓为主。

杜家从现存遗留的一些记载和老人人口相传的资料表明:在明嘉靖年间,太谷县白城堡杜氏祖先杜贵迁徙至官道边,开垦荒地,饲养牲畜、挖井、建房,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祈求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在精神上追求田园牧歌,天人合一。因居住在官道旁,取名为官道庄。

当时,官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阵阵铃铃声,“叮叮当当”响彻着整个官道庄,好一派繁华景象。过往路人常常到庄上讨水,大批茶商路经此地,找水喝或打尖。时间久了,茶商们感觉总是免费讨水喝,久而久之会打扰农家生活,只好留点茶叶以表心意。

当时,程家是东观村的名门望族。也许是看好官道边优势,壮大家业,也落户这里。

日久天长,杜家、程家人认为官道边上给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希望,每天免费供应过往客人茶水,也是积德行善。由于杜家、程家热情好客,凡是路过官道庄的商人,都乐意在这里喝茶、打尖。慢慢地官道庄就形成了一个接待客人的茶庄。

杜家、程家扎根在官道东、西两庄,每天看着过往行人和骆驼,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长年累月,杜家、程家也从辛勤奔波在官道上的商人那里得到了商机,开始在官道上做生意。先后办起了酒坊、布匹店、粮油店、日杂百货、麻店、豆腐坊、粉条坊等。后来,东观村程家兄弟三人也想定居到官道庄。由于与杜家发生不快。杜、程两家,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杜家据理力争。后来,在众人的调和下,双方言归和好。杜家认为,这里是一个“讲道理、明事理、聚贤理”的地方。这样,就把西庄取名为聚理庄。

相传,历史上杜家与程家在古官道上发生过多次隔阂,众说纷纭。从现在搜集的资料和民间说法有

杨红光的科幻小说《云播智慧》是在现实困境书写的基础上,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思,可以说,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底色的主旋律作品。初阅读很愉悦和轻松,但往深里去读,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看不大懂。不是难读艰涩的那种不懂,而是思维跳跃的那种,区别于其他文章,许是带了科幻的意味,无论是文字还是思路上,《云播智慧》都给人一种不安定的跳跃之感。文中,有密集的高科技的知识,有侦探般悬疑的色彩,有娓娓道来的中华传统文化,有毛泽东思想的阐释,有国际形势、商战贸易的剖析……各种知识储备层出不穷,读起来思路无法集中,不断跟着作者腾挪闪转,跌宕起伏。

冲突,是一本小说可读的基础。书中冲突不断,剧情不断反转,矛盾无时不在,或隐或现,让人在阅读中,时刻要提着心,仿佛行走在危机四伏的战场,危险不知何时就从天而降。

它们满足于,每天
只和上山砍柴、种地的农夫
打个照面,偶尔有山里的婆娘
采一朵
或一束

它们开了
在山坡上、道路旁
它们在篱笆外,簇拥着。山里的
春天,真的来了

我们是山外来客
阳光照着
有点心热脸红
它们不

从不嫌日子慢的
野刺玫,开淡雅的黄色的花,
花香
也淡。它们很从容
慢慢地
把整个山头覆盖了

妈妈

从四岁起,我就知道自己
将来要做一个女人
女人的含义很广
我好像只愿意做妈妈
干巴巴的黄土
洗上水
像妈妈和一个面团

一碗面条
一盘饺子
都做好了
而在这其间
已经去看过三次熟睡的孩子
我将沾满泥巴的手掌擦干净
将他蹬掉的被子
又重新盖好

古韵悠悠加乐村

□ 刘学斌

二。首先是修建茶壶庙(起初叫仁寿庵,后改名为惠安寺)修缮之争。其实,乾隆四十五年,光绪八年《祁县志》卷四:祠庙篇明确记载:县东三十里许,有仁寿庵。考之碑记,庵创于大清康熙二年,有僧人悟朗,念子洪,白圭相距三十里有奇,往来行人苦无栖息之所,爰结庐是间,施以水火,以济行人。东观镇程大勋、程奇璋等襄成善举,前后施地六十六亩五分,建造庵院。事竣,悟朗端坐而终。传之圣中,复行置地八十六亩五分,共计地一百五十三亩。迨乾隆二十二年,僧人远吉增设茶厅三楹,冬汤夏水,迄今不绝,行人永赖焉。可以说是程家施地,僧人悟朗主持修建。在现存的菩萨庙扶梁签记载,也不是程家独家修建,但程家施地是铁的事实。因此说,程家与杜家修建或者修缮菩萨庙之争是不存在的。其次是杜家拒绝程家其他兄弟迁定居。不过,杜家、程家都乐善好施,免费在官道庄上为过往路人提供茶水的故事,至今,后人津津乐道。

东观村程家也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族,面子总不能丢,对兄弟三不能迁定居,心存不满。好事多磨,后来,东观村程氏望族的程大勋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了官道庄上杜贵第十一代传人杜锦积。东观程家为表示诚意,还在官道庄捐款建造了一座庙宇——回心阁。供官道上南来北往的文武官员,上京赶考之人,商客以及周围十里八乡的百姓求神拜佛,永保平安,事业通达,加官晋爵。

再后来,杜家、程家后代有了一定资本积累,各奔东西,外出经商。有据可查的是杜家先后在太谷古街、榆次官道巷、河北张家口、内蒙古赤峰、包头、呼和浩特等地开辟了多家北方市场,在福建、浙江、湖南承包了十几处茶园。经过艰苦创业,财源滚滚,直至办起了票号。那时,程家去了东北做生意,也是财运亨通。

杜家、程家发财后,先后回老家修建豪宅,显示财富富贵。程家在东庄修建了三进式梯儿院;杜家在西庄修建了三进式闷房院。这两处老院至今保存完好,其建筑中独具魅力的是木雕、石雕、砖雕,处处都有雕刻精美的图案,无论是门楼、梁柱、额枋、斗拱、门窗等构件都因三雕艺术大放光彩,把建筑构件的实用价值与人们的审美情趣完美结合起来。相传,杜家在赤峰同样修建了三进式闷房院,称“一园两院”。

多年后,官道上更加繁荣昌盛,不时也出现了强盗。嘉庆三年,杜家先人杜闾,在从内蒙古赤峰拉回银子后,当夜被贼所盗。杜家为了确保平安,就在西庄组织修建了南北两个堡门。现留存北门蔚为壮观,中间“聚理庄”三个字清晰可见,落款为清嘉庆三年花月。

加乐村现存有茶壶庙、关帝庙、菩萨庙、三官阁四处。关帝庙前就是曾经的古官道。由于关帝庙修建在古道边上,路人习惯称之为“走马关帝庙”。当年茶商或行人途经这里,都会烧香祈福,祈求路途平安,生

一开篇,就是一个遥控杀人机,王先生似乎就被在这场针对他的谋杀中,摇身一变成了诸葛亮。他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正义的化身,更是有神助的超人。在主角光环的照耀下,他能化险为夷,能未卜先知,能攻克制胜。在作者

中国智慧的未来表达

——读杨红光长篇小说《云播智慧》有感

□ 周俊芳

对小说人物的完美塑造背后,隐藏着内心对理想主义的思想表达。世界或许不那么完美,但对完美的追求,却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

正义战胜邪恶,大道战胜风格,英雄再战江湖,主角无往而不胜。是不是很熟熟,美国大片主角附体,武侠小说套路再现,是不是打不死的小强,或者屌丝逆袭?这点上,非常契合年轻人的阅读体验,

我哼着催眠曲
哄他入睡
忙碌的身影到我生下
我真正的孩子,他会哇哇哭
真的踉跄小被子
我已经做妈妈二十年
很熟练地抱起他
给他喂奶
哄他入睡

奶奶的黑屋子

9岁时,路过奶奶留下的黑屋子
我会蹑足几步,仿佛这样
就能将恐惧留在黑暗里

仿佛这样
带走的就只是几声“咚咚咚”
的心跳
死亡是什么呢?我并不知道

麦秸垛

阿卡在前面跑
我在后面
穿过一条街道
我们先从饲养员的房子里
偷偷吃一把黑豆
和豆饼(饲养员正在喂马
马的鬃毛蹭着马槽)
穿过饲养院
到后面的场院,那里
晾晒着刚刚收割的庄稼
一辆马车进来了
高高的庄稼珠压弯马车
马儿正在用力
麻子静立在墙根下
阴影里,阿卡喜欢咀嚼麻子
我喜欢嫩玉米杆,像
甘蔗。我们
总是很饿
要先吃饱,才会躺到麦秸垛上
用手捂住眼睛时
我从指缝里看着蓝蓝的天

意兴隆。旁边是茶壶庙(起初叫仁寿庵,后改名惠安寺),当时该庙常摆有一把大茶壶,供过往商人、行人免费饮茶歇脚。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座庙称为“茶壶庙”。茶壶庙后面,有眼水井,人们叫扁大井,因维修不善,把园口井挤压为椭圆形。因此,称为扁大井。该井是当年茶壶庙泡茶、煮茶、沏茶的专用水井。井底水源清冽,味美甘甜,矿物质丰富。当地人叫它“甜水”,过路客品茶后,都觉得神清气爽,精神倍增。

据记载,茶壶庙建立于清康熙二年。三官阁就修建在古门楼上,如今修缮完好。

“走马关帝庙”上,有一块清朝大臣温承惠愿题写的金字牌匾,上书“弥陀宇宙”。

温承惠何许人也?《太谷县志》记载,温承惠(1755—1832),清朝大臣。字景侨,号慎余,晚号七十愚叟,山西太谷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拔贡进入国子监,朝考时被列为一等,随后在吏部担任七品小官,不久后升任郎中。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起,温承惠先后担任陕西督粮道、陕西延榆绥道、陕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江西巡抚、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直隶总督等职。

相传温承惠与加乐村的渊源有两个说法:一是温承惠从小在杜家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二是温承惠上京赶考时,在这里求神拜佛,最终朝考首擢。返乡时,念念不忘,感恩官道庄福福,于是为关帝庙题写牌匾。据说还搭台唱戏,为村民们唱了七天七夜皮影和猴儿戏。

《晋商史料——茶马古道篇》书记载,加乐茶壶庙坚持为过往行人免费供茶260年。行善事不难,难的是代代传承的坚持。现如今茶壶庙已列入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祁县境内现存唯一的茶壶庙。

走进加乐村,古道、古街、古堡、古庙、古院、古井、古树……浓缩了古村落的历史和文化精华。

踏着茶马古道,古韵悠悠,古老的北门楼,依然雄健矗立。这里,曾是祁县茶商给家里报平安之处,也是茶叶中转站之一。

如今,这条茶马古道,依然保存着较为完好的古道遗址,还有不少历史遗迹。比如:茶壶庙、关帝庙、三官阁、烽火台、古官道等,具有悠久的历史痕迹和深厚的茶马古道文化。历史在这里不再遥远,而是触手可及。

从“茶马古道”到“万里茶道”,在马王堆汉墓里,在盛唐宫廷中,在成吉思汗马背上,在大明王朝茶马司,在左宗棠的新疆行营里……穿越千年,在曾经兴盛繁忙的茶马古道上,山西省祁县是山西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县份之一,沿线古驿站层出不穷,县城有规模最大的茶庄——长裕川,其中古城有21处茶庄。而在祁县的茶马古道上,加乐村始终披着一层颇为神秘的薄纱。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在多个领域被延伸的今天,沿着祁县茶马古道在历史上的脚印寻觅,不难发现,加乐村在茶马古道的历史长河中所承载的不仅是跨区域的贸易往来,更是一种文化的输出与交流。

悠悠历史长河里,加乐大地上嗒嗒的驼蹄声,绵延几百年,

一个关于茶马古道的故事仍在继续……



一定程度上,可以形象地展现当下世界风云,解读国际局势。

2020年,杨红光曾出版有长篇小说《风起智能》。可谓是《云播智慧》的姐妹篇或成为风云科幻系列。据说第三部也即将问世。无疑,这种写作的尝试令人耳目一新。不论是科幻的眼花缭乱,还是写实的引经据典,或者侦探的悬疑刺激,都蕴含着作者对当下的深刻思考。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危机无处不在,黑客、木马、监控、远程遥控等,大数据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存在着泄露信息的可能。便捷之后的隐忧不断,如何居思虑,如何防患于未然,如何化干戈为玉帛?

作者提出了问题,同时给出了自己思考的答案,“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文中,大道公司和风格公司,隐喻非常明显,现实性也十分突出。中美贸易战,中西文化对抗,甚至商战背后的政治对垒等,都是超级现实的翻版。

大道二字,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代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古代指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和治世原则,包括伦理纲常等。大道至简,是中华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中,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表示终极真理,是道家思想的集中体现。

诸葛亮亮的前身是“先师”,中国文化的生动阐释,是这个小说内在的动力。似乎也是作者给出的解决世界未来问题的钥匙。这把钥匙,从表面上公司名字,到敬畏自然、顺应天道的深刻思考,都贯穿始终,颇有“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注此写彼,手挥目送”的意味。

《云播智慧》是描写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小说。运用中国智慧去解决世界问题,甚至,作者试图用中国智慧去解释和解决人类未来的困境。例如,新冠疫情、生态危机、科技带来的副作用等。自始至终充满了文化自信的表达。

大道不孤,大爱无疆。中国的世界态度,蕴含着高深的中国智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只有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

文末写道“那个时候,没有遍布海洋的垃圾,没有中东海域巨大的邮轮泄漏,没有疯狂的无限制潜水艇战,没有蝙蝠和蚊子乱飞,病毒也不会到人类这类串门。人类有没有想过,来自大自然的自己,是不是正慢慢变成不属于大自然的异类?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呢?”

一个开放式的结尾,留给我们无限的思考。这不正是身为人类,身处世界,必须面对,无可逃避的难解之谜?

